

青年因何而向前走

□ 计算机学院 姚昊

近些日常常独自一人行走，时常也觉得一个人无趣，便停下来思考我为什么要行走。鲁迅先生说“愿中国青年都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那么我停下来思考行走的原因时，是因为遭受了冷气，还是我自己有了新的觉醒呢？

我走在自己两年前曾走过的绿荫路下，看到的不是怀念和青春，也不是想象中的希望与自由，我感到了深沉的孤独与被遗弃的恐慌。而这种本该让我为之发奋努力的触底反弹，却因我两年军旅的磨砺，使我的这个“底”如同深渊般。我一直在下坠，却找不到反弹的临界点。

我看见墨水河里的太阳暗沉沉，河外的云朵都夺目刺眼，我想这个世界是否会否定中庸，或是中庸之人会否定世界？我跨出了世界，走进了自习室。

我看见书里的字都像很久不见的好友，整齐划一，干净利落，我好像模糊间看见了他们的脸，是我的战友，我看见他们在说话，是凌晨三点，在送我上车前鼓励我回学校好好学习的样子。嗨，可我只认得他们，也可以跟他们说话，却再不在同一个世界了。我在自习室坐着，良久。

我宁愿睡在自习室里，愿意让感应灯忽明忽灭，打碎或许很不容易才想起的思路。但我愿意，因为这样我才像一个孤独者，我愿意描摹自己的丑状，放在手心反复观赏，笑到泪都流干的时候也便成长了。可终究我还是要走的，再晚宿舍就进不去了。

于是我便待在宿舍里，开始躺在未踏出之前便知道的腐烂的土壤里，会有风不断袭来，但我不介意，我会把自己慢慢躺得更深一些，离地心更近一些，慢慢地，也便没有风了。风会被挡在漆黑的厚土之外，我在层层堆砌之下深埋着自卑。其实我也期待有人能把我挖出来，但人们匆匆而过，不会在意地下是否有人呼叫。叫累了，也便不叫了。

不必理会嘶哑的喉咙传来的阵痛，也不必在意由于缺氧带来的阵阵窒息感，这有什么呢，得来不易的触底应当珍惜，人还是要靠自己。

所以，青年因何而向前走？大概不是为了家人，家或许是人存在于世界上的最后一盏灯，哪怕夜路再暗，枣树枝能刺破天，我也看得见回家的路。但想必只要这夜不够黑，我便不会回去。

也不是为了朋友。他们是同行过的旅人，无非有人陪伴的时间久些，聊得开心些，但旅途会结束的，也终究要各回各家的。既因旅途相识，回家后再见于旅途之外，那也只是过往客人罢了。

我走了好久，一直以来行走的原因大抵是，家人让我走，朋友陪着我走，忽地都无人了，我为何而走呢？

我有机会躲在漆黑的土壤里躲避风的来袭，不经谁人的打搅，饿了便抓一把蚯蚓，渴了就舔口返潮的泥。我已经走了太久了，外面的白昼会灼烧我，青春的欢笑会刺伤我，我还是该躲起来，不，或许是我给了他们机会躲开我。

没有谁会喜欢月亮的阴霾，他们都爱月光的浪漫，而在我眼里那不被看见的本体却是我的同伴。我看见他和会发光的部分一起奔跑自转，却被潮汐锁定，永远在最外圈奔跑，却永远寻不见太阳的青睐和人们的崇拜。它又为何而奔走呢？

困意涌上来，我在恍惚间看见了自习室的灯光在忽明忽暗，它在被不知名的力量拨弄流转。灯光流入墨水河里的太阳，我看见它平静无波，黯淡无色，却在风吹过时波光粼粼，夺目闪亮，它灼伤了我的眼。我捂着红肿的眼睛回到漆黑的土壤，漆黑依旧漆黑，我却摸见了会舞动的生命和湿冷的泥。

我又看见了月亮的阴霾，在不知何故地奔走。可这奔走真的需要理由吗？

青年奔走在道路上，来往旅人过客，他走走停停。天色耀目刺眼时他会躲回漆黑的土壤里，天色黑暗如噩梦时，他会回头一望家的方向。他其实一直在独自行走，一直停歇却又只是走去。

我看见了世界对中庸的摒弃，可世界却将明暗与动静糅合，先打碎了希望，后剥夺了绝望，留给青年的唯有等待。我为何向前走？在浑浑噩噩的灰暗里并不需要理由，且只是走。走着走着，或有一天会看见周围的漆黑都明亮，最先破灭的希望会突然闪耀。由等待得来的希望会是苦尽甘来的花开，芳香烧尽沿途的冷气，点亮梦想的灯盏。

这黑夜还会再黑些，月光还会更烫些，且且吹了冷气，继续向前走，“如若今后没有炬火，你便是唯一的光”。

夜登笔架山

□ 能源学院 宗雍康

山上碧云流，一行疾步轻。月流石上润，霜结松下明。对觞临仙阁，醉中邀百灵。与君意如此，可以揖陶公。



离退休工作处 黄仕军/摄



机电学院 赵越/摄

请你看花 愿你快乐

□ 数学学院 赵秋兰

校园里的花开了满园树上的叶子绿的耀眼晚春的气候宜人漫步在春光中并不孤单

窗外的风景那么迷人沉默的时光也很悠闲我注视着人来往的人群时光如此慵懒

早晚温度低可我心有暖意正午会流汗滴可我感觉清凉快乐的心情无以言表因为想到你

别人觉得你勇者无敌可我知道你常软弱无助别人觉得你急躁易怒我却了解你的温柔善良你前进，又退缩你勇敢，也怯懦你坚强，亦软弱你热烈，也会冷漠

我早已看透了你还假装一无所知你目光如炬我也避无可避

就随他去，一切随他去时光把我带去哪里我不挣扎，随他去

我的心早已冷漠如铁可你却要让我化为灰烬

盘古的右眼

□ 文法学院 赵亚男

每年的春天，我都为盛开的花心惊胆战。见识过璀璨夺目的生命，感受过随风而逝的跃动，它们忍受着寒冬时的寂寞，在料峭春寒之时也没有丧失发芽的心情，只是静静地等待着，等待喜鹊跃上枝头，等待土壤慢慢苏醒，它们便猛地钻出了头。单是这种孤傲坚韧的品格，就值得我格外钦佩。

但春天，还运行着另一条规则，“清明时节雨纷纷”，以前觉得不准，但是的确每次清明时节都是雨蒙蒙的，湿漉漉的，沁在了人的心里。风呼啸着，全然没有往日的和煦温暖，吹得花瓣零落树枝折断。早晨我从宿舍出来，便是这样的。

我打着伞，迎着风，熟悉又陌生的诗词涌入脑海，“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我不擅诗词，不解诗意，但恍惚心里一惊：一千多年前的春天也是如此吗？一千多年前的风雨也是如此吗？一千多年前的春花也是如此吗？难道璀璨过后经受磨难是不可避免的吗？难道这就是天时地利的苦难吗？是生命中必经的痛楚吗？

李煜也吹过我今天吹过的大风吗？那我是不是也正淋着一千多年前的雨呢？我的思考总是浅尝辄止，脑子又痒又疼。

抬头看着灰蒙蒙的寂静的天，它只是冷漠地倾泻着雨。可是天，它是尽头也是顶端，它是逃离也是归宿，它是苍穹也是寰宇，它是固守也是颠覆。它无法单纯地告诉我“是”或“不是”，浮云是大地的流水，飞鸟是江海的鱼虫，风呼啸喘息，是一条铺满人间的丝带。

天沉默不语，大地亦沉默不语。可是呢？够不着天空仍可脚踏大地，无法展翅高翔但可日行千里，无法获得天空给的答案，或许大地会作出解答。

可我究竟想要什么回答呢？难道知晓答案，就可免除对命运未知的恐惧、对生命降生与逝去而感受到的痛楚吗？这不可能，这完全不可能。时间的浪漫与残酷，慈悲与愤怒，化作天空的浩瀚与土地的辽阔，如此沉重，可它却又倾注在每个人的身上，凝成血肉结成泪水，如此轻盈。白云飘飘，舍我高翔，青云徘徊，为我愁肠。

有一个神话，说是盘古开天辟地后，他的左眼变成了太阳，右眼变成了月亮，我觉得真浪漫呀，能够为世间万物编撰一个如此富有英雄主义与乐观精神的故事，能够安顿它们的来处乐享它们的归宿，茫茫旷野中寂寞不再无言，悲欢具象，喜乐成风。又有一则神话，说是后羿射日，那时候天上有十个太阳，结果太热了，庄稼也不长了，后羿受不了了，便射下来九个。

如果神话的确永恒存在并且首尾相连，那么就可以幻想这样一个幻想：盘古左眼长成的太阳，因为某些原因，有了灵性，分裂出了另外九个兄弟姐妹，它们铭记着诞生时的远古使命，每天升起落下。后来另一则神话里的主人公后羿受不了了，他便阴阳错地射下九个太阳。

太阳生长，被射下，太阳生长，被射下。只有月亮，始终地悬挂，只有月亮，始终地悬挂。

盘古的右眼，在变与不变中，在断断续续的不变与持久绵长的变化中，始终地悬挂。

我想，生活中乃至生命里，一定有某些东西，如这盘古的右眼一般永恒不变。并非执着于珍贵的有，沉溺于模糊的无，流落于寂寥的空，瞬间也并非全无意义，走向归处的瞬间必然收获始然应得的惊喜。

终于在某天的晚上，铃声响起，我像往常一样收拾书包往外走，走出教学楼，一棵花树随风徐徐亭立，花开得太绚烂了，全都一簇一簇嵌在枝梢上，晚间有风，摇曳生姿。路灯恰好恰在它上方。我想，这可能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花了，不单单是因为它是花，更是因为那天和煦的晚风，深蓝色的天幕，满天璀璨的星星，恰到好处的好处的路灯。而最重要的是，是那晚心血来潮的我，如果我不去发现，不抬头，或者抬头后就立马丧失了兴趣，那我的生命中就不会出现这棵树了，无论它多么美丽，只要错过了那个时刻，那棵树就可能永远不存在了。

我知道了。生命是一场伟大的际遇，生命是一场深沉的邂逅。

“终日看山不厌山，买山终待老山间。山花烂漫山常在，山水空流山自闲。”

小狗 (小小说)

□ 安全学院 李王璇

第一次见到小狗，是在一个雨天。巷角的雨水淅淅沥沥，顺着几个红红绿绿的垃圾箱滑下去，落在巷角翠绿的青苔上，小狗蜷缩着，任雨水打湿它黑黑的毛发。它见了光，呜咽了两声，你一眼就望见它那双深黑色的眼睛。

它警惕地想要站起身来，却被你轻轻抱起。大概是没有力气，也可能是小狗感受到了你温暖的怀抱，小狗发着抖的身子逐渐平静下来。小狗蹭了蹭你的手背，你没有反抗，反而揉了揉它的头。

你把小狗抱回家里，用热水冲了一下，又暖风吹干了它的毛发，小狗乖乖的，一声也没有叫，它冷冰冰的身子暖过来，开始围着你转圈。你热了面条，小狗一半，你一半。小狗趴在你的腿上睡着了，你轻拍着它，它灰黑色的毛发此刻柔顺的搭在身上。

你想，雨一停就送它回去。窗外，雨声依然错落清脆，在你心里也泛起了涟漪。

直到第二天雨真的停了下来。你去上班，把小狗放在了捡到它的位置。小狗摇摇尾巴，跟着你走了两步，你觉得你养不起它，你连自己都照顾不好，于是假装没听见小狗的叫声，转头走了。

工作的时候你常常向窗外看，同事问你怎么了，你说你担心又会下雨。公司的数据你做错了多次，老板说你今天怎么回事，你觉得你根本就静不下心来，满脑子都是小狗。

于是你认真地想，你独自一人漂泊在大城市里，做着枯燥又平淡，似乎一眼就望得见头的工作。每每想要辞职的时候，你的妈妈会说你无理取闹，你的工作稳定，是别人羡慕不来的。你住在又小又破的出租屋里，每天要早起搭公交车赶往公司，夜幕时分，又要搭最后一班地铁回家。有时候你想回到家乡，可是所有人都会说你放弃了那么好的机会。虽然小狗很可爱，但小狗要吃饭，小狗会生病，小狗可能会影响你工作。

你想，今天不要走那条路了，不要看见小狗了。

下班的时候，天色很暗，你特意换了一条路线回家。你走得很慢，路边卖红薯的大妈刚刚想要收摊，她喊住你，问你要不要最后一个，可以给你打折，你犹豫着，还是买下了。

红薯很温热，融化了深秋寂寥冰冷的风。你回头望去，深黑的巷子尽头像一只骇人的兽。远处没有了光的路很是恐怖，你扯紧背包回头快走了几步。

影子在隐隐几条光线里拉近又拉远，你依稀听见远处车辆疾驰而过。直到冰凉的手被红薯温暖，你的脚步才停了下来。巷角又传来小狗的呜咽声，你忘记了，无论哪一条路都会回到巷角。

要不快些直走呢，正好可以离开。你这样想着，却走向了那里。那只小狗向你扑了过来。你蹲下身，掰了一半红薯递过去，小狗叼着红薯，用爪子扯着你的裤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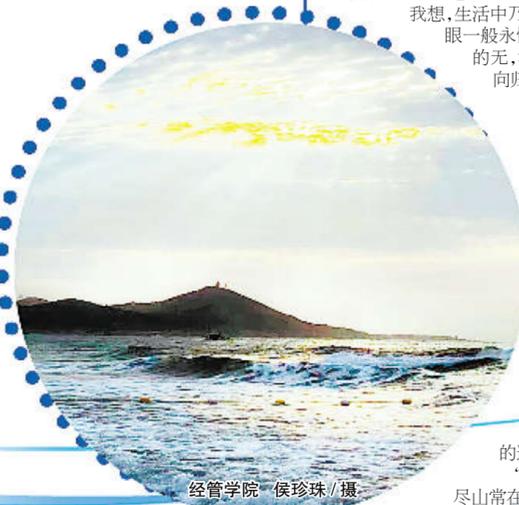
“你想跟我回家吗？”

小狗没出声，依然扯着你的裤腿。小狗不在乎你有没有钱，屋子小不小，小狗只想和你回家。

你想，这冷冰冰的城市里，一人一狗还算温馨。巷子尽头似乎也没有那么可怕了，你抱起小狗，踏上回家的路。



离退休工作处 黄仕军/摄



经管学院 侯珍珠/摄